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总第 522 期 | 2020 年 11 月 21 日 / 星期六 | 首席编辑 / 李 纬 视觉设计 / 戚黎明 编辑邮箱: xmwbb@xmwb.com.cn

让城市空间美起来 ①

“我在这里足足工作了 11 年,今天踏着落叶回‘家’,很感触,更感动。”“四眼老王”最被影迷熟悉的身份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排片人,但之前他是上海影城开业时候的副总经理,再之前他安安心心在安福路 322 号,度过了 11 个春秋,“1979 年到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上班,在财务科干过统计,后来到了总务科、办公室、永乐宫电影厅,都在这个院子里。”关于这个院子的曾经,老王如数家珍;关于这个院子的现在,对于昨天正式营业的“FILM 电影时光”主题书店,他也有六个字,“非常好,非常美”。



小洋房 故事多

安福路 322 号,位于武康路安福路交叉路口,占地面积仅 2000 平方米。这个小巧精致的微园区,仿佛是给这两条文艺怀旧、充满老上海风情的小马路画了一个美丽的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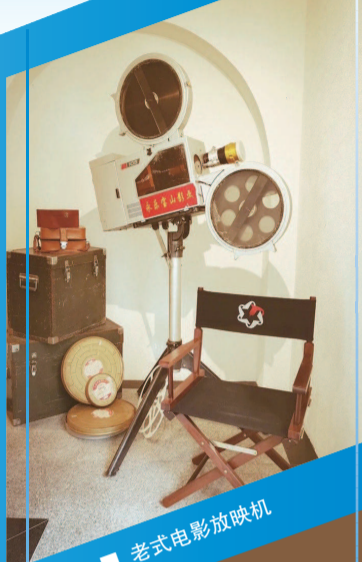
走进这个朝气蓬勃,潮人聚集的“网红”院子,一座具有鲜明西班牙建筑特点的花园洋房叫人觉得雅致——缓坡屋顶、红陶筒瓦、奶黄外立面,还有正面三联装的拱券门洞,外绿内白的钢窗透着一份恬静。1932 年,孔祥熙选址,为长子孔令侃结婚备用,而建造了现在安福路 322 号一号楼这座花园洋房。走进修缮一新的房屋,内部有螺旋立柱,彩色玻璃窗,简洁大方。楼梯、洗手间等处的马赛克点缀,可以看到早期伊斯兰文化对西班牙建筑的影响。“我 1973 年第一次来报到的时候,二楼主卧的两个卫生间还在,那些马赛克真是漂亮极了。”上海

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黄一庆在这个小楼工作了整整 28 年,“壁炉、花窗、细条打蜡地板跟以前一样,真好。这里盛满了我关于电影的回忆。”

这里写满了太多人关于电影的美好回忆,这里曾走出过众多上海电影行业的领军人物。吴贻弓等几代著名电影人曾在这里为上海的电影文化事业奋斗和工作过。这里也曾见证了上海电影发展的诸多历史和转折。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入驻安福路 322 号。此后历经多次变革,上海著名的内部电影放映影院永乐宫和上海联和电影院线都曾在这同一园区开办。

此间光影可入梦

探访「FILM 电影时光」主题书店



老式电影放映机



书架上满是有关电影的书



“电影时光”书店外景



爱电影 爱读书

这些曾经的电影记忆,都随着电影主题书店的开办被重新唤起。

“这里去年还是永乐股份的财务室,今年完全变了模样。”走进位于洋房一层的这家小书店,流动的光影在洁白的墙面上跳动,仿佛瞬间回到了我们最初爱上电影的那个瞬间。书店首期精选了 600 多种与电影相关的书籍上架,细分为专业必读、原著小说、影人传记、看电影的门道等栏目,涵盖了电影史、剧本创作、导演、摄影、表演、制片、后期等方面,还有限量版的艺术设定集和摄影作品集,细细浏览,必有所获。

值得一提的是书店内的“名人书房”,陈列着电影评论学会专家会员的签名本著作和他们推荐并捐赠给书店电影书籍。这间书房的玻璃花窗外,一台老式电影放映机静静地立在书店走廊的尽头,散发出胶片特有的气味,将时光一下子拉回到那个搬着小板凳,吃着西瓜和小伙伴相约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的年代。如果周五晚上来,也许还会“偶遇”露天电影放映,永乐汇的“322 仲夏电影夜”,“梧桐影话”“梧桐清音”沙龙早已在周边居民和白领间有了名气;又或者你枕着明媚的太阳,踩着初冬的落叶来,可以在拱形的窗边,点一杯有机英式茶或是香醇的咖啡,读一本关于电影的书,做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首席记者 孙佳音

东艺舞台再叙《大宅门》

本报讯(记者 赵玥)由国家话剧院带来的话剧《大宅门》昨天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大宅门》白家老号百草厅的原型是被称为“大清药王”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其中白七爷的原型乐镜宇活了整整百年。2001 年,郭宝昌导演将以其养父乐镜宇为核心形象的深宅大院故事改编搬上荧幕,一举拿下当年影视剧收视率之冠。

此次呈现的话剧截取《大宅门》

故事中“家道衰二奶奶夺回老牌匾”“庚子年白景琦私藏仇人女”“夺九红黑大爷挑战督军府”“恨身世杨九红母女成仇怨”“恋戏子高门女痴嫁老照片”“护秘方白景琦迎娶杨香秀”“当会长白三爷吞服鸦片膏”“迎解放老字号接受新改造”“造棺材白七爷临终订遗嘱”这几个片段,展现白景琦从光绪六年到解放后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舞台大幕拉开,耄耋之年的白

景琦,手提灯笼蹒跚着在宅门院子里,做几十年例行的巡视(见图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祖先创建并在自己手上辉煌起来的百草厅面临解体,家族子弟又在吵闹抢分财产,令他不禁百感交集。老人飘忽迷茫的思絮,回忆起自己保家立业的坎坷艰辛历程……

将 70 多集的电视剧浓缩成两个半小时的舞台剧并不容易,编剧刘深费时三年五易其稿,才有了现在的呈现。

